

玉霞学艺

徐維志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集

玉 霞 学 艺

徐 維 志 著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1964 年 · 哈 尔 滨

716.1
393
395470



曲 艺 集
玉 霞 学 艺
徐 维 志 著

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1}{16}$ • 字数 45,000

1964 年 11 月 第 1 版 1964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书号：0172

统一书号：T10•160

定价：一角五分

目 录

卖魚(二人轉).....	1
大哥大嫂(二人轉)	9
三袋土豆(二人轉)	17
爭地头(二人轉)	24
贈画(唱詞)	30
好姑爷(唱詞)	34
女队长(二人轉)	40
玉霞学艺(二人轉)	46
老郭(二人轉)	51
三接閨女(二人轉)	57

卖 魚

(二 人 轉)

女：风吹云雾似輕紗，

男：云收雾斂出彩霞。

女：一輪紅日从东起，

男：金光閃閃照山洼。

女：风吹河水翻波浪，

男：两岸树叶响嘩啦。

女：寻食鳥几点水过，

男：成群野鴨叫嘎嘎。

女：好一幅山水景如詩如画，

男：顛悠悠一只小船水上划。

女：船上边站着——

男：父女俩，

女：姑娘叫春燕——

男：老头叫江发。

女：姑娘不过——

男：二十四五，

女：老头就在——

男：五十七八。

女：姑娘是共青团的——

男：小組长，

女：老头外号——

男：“魚专家”。

女：魚专家来——

男：魚专家，

女：会打魚来——

男：能摸虾。

女：他会使抬网、旋网、老母猪网，

男：別亮子、下園子，又会把“陷”插。(唸查)

女：不知道老头手艺多么准，

男：脚踩魚船三丈开外扔飞叉——专叉魚脑瓜儿。

女：队里边成立打魚組，

男：組里边打魚数着他。

女：六个人分成三伙各把一条河岔儿，

男：江春燕和她爹爹来把伙伴搭。

女：爹！这几天咱們打的魚可真不少，

社員們都把打魚組夸，

趁着这挂鋤的节骨眼儿，
队里边也正把副业抓。
多收入生产队才能多积
累，
分配时又能多把現金发。
这才是农林牧副漁一齐发
展，

人民公社呀！它好比一朵
盛开的大紅花！

男：右手我把船竿撑，
左手把鬍子一摩挲；
(白)春燕哪！
不是爹爹我夸海口，
要說打魚可提到咱的家
(啦)！

那鯉魚喜欢奔清水儿，
黑魚常往泥里扎，
鮎魚它好钻树墩，
“丫魯”、“麻口”游动起来
似箭儿发。

这白魚七月里起浮頂水往
上搶，

八月里它朝下去又往河底
煞。

昨晚間下了一場雨，
你瞧：那上梢翻起了大浪
花儿。

这陣儿大魚正寻食貪玩
耍，

咱爷俩赶快往上划。

女：春燕用劲儿搖动了桨，

男：江发手里的船竿忙往水里
扎。

女：使足了力气船放箭儿，

男：只听一陣响嘩啦。

女：船靠葦子停住了桨，

男：这老头，脚登船，眼用劲，
刷啦啦忙把网来撒。

女：(白)爹！这有魚嗎？

男：(白)你瞧着吧，还是大的
呢！

女：父女留神看，

男：水里直翻花，

女：春燕掌住桨，

男：江发用力拉，

女：拽也拽不动，

男：网里直叭啦，

女：船儿直搖晃，

男：水把船帮刷，

女：眼看魚要跑，

男：春燕可急煞，

女：老江发使了个松松緩緩、
紧紧慢慢的穩兵計，

男：他腰一弓，手一提，这条

魚，收“嘎水”，併“分水”，它扑登登造了一个仰八扎！

女：（白）去你的吧！你听誰說魚还摔跟头！

男：（白）哎！我这是打个比方嘛！

女：这条魚长得寬又大，

男：全身上滿是黃地与黑花儿。

女：老头一見哈哈笑，

男：原来是一条又肥又嫩、活蹦乱跳的大鰲花。

女：少說也有七斤重，

男：多說能有八斤八。
我打魚打了三十多載，
統共算它才打上来仨。

这种魚咱們这块儿可少见，

一准是上游漲水冲下了它。

女：瞅着大魚心花放，

男：乐得我一个劲儿的把嘴咂。

女：爷两个打了一头晌，

男：滿載而归往回划。

女：春燕她晌午着忙回队去开

会，

男：魚房子剩下了老江发。

他正忙着把魚网晒，

忽听見有人把話搭：

女：（白）老大爷，您忙着哪？

男：扭过头来仔細看，

这个人年紀不过二十七

八，

大豹子眼睛中溜个儿，

有一条皮带腰中扎。

上身的軍服褪了色，

一个背包手中拿。

女：他蹲下身来把魚看，

还直劲扒啦那条大鰲花。

老大爷，我想把这条魚来买，

你老給我秤一秤它。

男：这小伙說話和气待人有礼貌，

看样子是从部队刚刚复員轉回家。

（白）若是別人哪，他就說啦！

女：（白）說啥呀？

男：队里边規定魚房子不許把魚卖，

有錢儿你到別处去花！

女：（白）他跟这个人儿咋說的呀？

男：（白）嗨！你看他說也不会話啦，

女：（白）話也不会說了！

男：（白）对了！我这嘴也瓢瓢啦！

他张着大嘴一門儿的笑哈哈。

女：小伙子說：老大爷，我想把一位老人去探望，
临时太忙啦，啥也沒拿。

若买不着东西可不好办，
空着两手咋去瞧人家！

男：老头一听心暗想：
这小伙还很尊敬老人家。
年輕人可真不善劲儿，
这全是党的教导部队里边培养的他。

女：老大爷您就卖給我吧，
要不然哪，您看我去串門
儿可拿啥！

男：这老头見不得三句好話，
遇事情难把主意拿。
听小伙这一說心就軟啦，
把队里的制度忘个沒剩

啥。

別說人家还是把錢給，
（白）就是不給錢哪——

女：（白）怎么样啊？

男：嘿！我都情願替他花！

女：（白）妥了，他这魚算买去啦！

男：老头說魚房子里边沒有秤，

我这手有准呀，咱就掂量掂量它。

女：算完賬小伙子把錢給，

男：数一数整是四元八。

女：这小伙拎着大魚上了路，

男：老江头心里翻起小浪花。

女：（白）后悔啦！

男：队里边明明規定不許河边
把魚卖，

今天我咋就卖給了他？

若拿着現錢去报賬，
不用說准得把鍋砸。

他十五个吊桶打水，心里
七上八下，

寻思了半天沒有法儿。

到晚上老头回到家里，

女：轉过来春燕她的媽：
刚才咱們姑爷把門来串，

人家还把礼物拿。
他說是到后屯有点要紧
事，

等明天来看你老人家。

一边說着走到屋外，

拿进来一条大鯪花。

男：老头一見咧嘴笑，

(白)春燕她媽呀！

女：(白)哎！

男：咱姑爷真知道惦记心丈人
家。

初次登門他就帶礼物，

可惜我还没有见过他。

这条魚足有七八斤重，

嗯！它和我今天打上来的
那条不差啥。

瞅着这条大魚心里甜如
蜜，

女：江春燕她从队里轉回了
家。

猛瞧見一条大魚盆里放，

呀！它好象今天我們打的
那条大鯪花！

男：大娘說你知道这条大魚是
誰送，

他是你心上人来瞧你的爹
和媽。

女：江春燕拎起魚来仔細看，
瞅瞅尾来看看脑瓜儿。

我記得把它拽到船上，

肚子上曾被船竿划。

看一看果然有条长长的印
儿，

不用說定准就是它。

队里边今天沒把魚卖，

他从哪整来这条大鯪花？

眼珠儿一轉想了一想，

心里明白了七大八。

江春燕翻来复去把魚看，

男：在一旁惊动了老江发。

姑娘她一个劲把魚瞅，

八成是这里有个槎。

我再細心来把这条魚看，
可真象我打上来的那条鯪
花。

越是看来越是象，

它沒长腿可上了我的家。

莫非說买魚的就是姑爷林
来鎖，

怎么这么巧，我卖魚偏偏
遇上了他。

这回可就坏了菜，

立時間急得热汗直滴嗒。

老头急得团团轉，

女：江大娘还不知为了啥？

看你，没见着姑爷急个满头汗，

人家明天还来，你忙的是啥？

脸上的热汗往下淌，

快拿手巾擦一擦。

男：接过手巾抹一抹汗，

就好象有十个小耗子把心抓。

女：江春燕一旁看的准，

这条鱼准是爹爹卖给他。

队里边的制度他不遵守，

河边上他自己乱当家儿。

我定要当面把他问，

一定要顺蔓摸瓜好好追查。

(白)爹！

男：(白)啊？

女：(白)咱打的那条鱼呢？

男：(白)你说队里那头驴呀？

不是叫孙老疙瘩借去拉磨去了嘛！

女：(白)我说的是那条大鱼！

男：(白)大驴？哪是大驴呀？

那不是骡子吗？

女：什么驴啦、骡子什么马，

我说的是今天咱打的那条大鳌花！

男：(白)“大傻瓜”？“傻瓜”不甜，等明天队里分“红穰子”、“芝麻粒”吧！

女：(白)爹！我说的是咱们今天打的，和盆里一样的，这么宽、这么长的那条鱼！

男：(白)那条鱼？

女：(白)是啊，哪去啦？

男：春燕她一劲把我问，

这件事叫我怎么对答。

我有心来把真情露，

丫头她可不是个让人的搓儿。

有心不说实情话，

怎么能瞞住又精又灵的她。

罢罢罢，这又不是和外人讲，

屋里边就是我们仨。

人常说肉臭还不往外抛，

莫不如我就照本实发。

他把卖鱼的事情讲一遍，

从兜里掏出鱼钱四元八，

坐在炕沿儿上发了愣，

女：江春燕这里把話搭：
爹！队里的制度大伙訂，
出这事儿怎么能对起大家。

再說啦，哪能沒有个原則
性，
說几句好話你就卖給了他？

男：江大娘一听也来了火儿，

女：她在一旁直数噓：
別依仗你打魚打的好，
說要干啥就干啥！

男：这船上沒有你的載，
別跟着多嘴多舌瞎叭叭！

女：（白）还怨人家說：瞧你办
这事儿！

依我說你赶快把魚送到生
产队，

把这錢再交給姑爷他。

男：人家头上抹下来把門串，
（白）唉！还出了这么个事
儿，若把錢再往回返哪，
还不叫人家笑掉大牙！

春燕哪！这条魚咱就鳶巴
登的吃了吧，

要不然我可怎么安置它！

女：大娘說要吃你就自己去

做，

可不許动我的鍋、碗、瓢、
盆、菜刀、菜板儿，別动
我一滴豆油、一粒鹹盐花
儿！

男：（白）这家伙，真蠟虎！

女：春燕說爹爹你咋說傻話，
这么做就陷进了灣泥洼。
如今咱成立了人民公社，
不是那单干时候一盘散
砂。

干什么都得有个組織紀律
性，

哪能够自己乱把主意拿。

好社員样样應該好，

眞玉就得玉无瑕。

今晌午队里开的会，

王支书也把會議参加。

他說咱队副业搞的好，

在会上他还表揚了你老人
家。

大伙儿也都夸你好，

齐說是“五好社員”應該选
江发。

男：大娘說，要选別人我都同
意，

就是不能来选他！

女：江春燕前后讲一遍，

男：这老头又唤春燕她的媽：

哼！知錯咱就馬上改，

这回我看你还說啥！

春燕，这錢我就交給你，

等明天姑爷来了你給他。

就說是你爹做錯了事儿，

等見面我再一五一十照本

发。

又在盆中一伸手，

拎起那条大鯪花。

女：大娘說你拎着这魚上哪去？

男：我把它原物交回送給公家。

队长面前再檢討，

从今后把那錯誤思想連根挖。

女：江大爷拎着大魚走出去，

男：娘俩个屋里喊喳喳。

女：媽！我爹这么做才算对，

男：嗯，这回么，选“五好社員”时我才能选他。

女：她二人屋里把喀唠，

男：老江头手拎大魚又轉回家。

女：春燕我一見猛一愣，

男：老江头这里笑哈哈：

队长面前我做了檢討，

前前后后我都照本发。

队长說只要能改正缺点，

这件事情不算啥。

女：（白）爹！那你咋又把魚拎回来了呢？

男：队长說既然是姑爷給你送的礼，

你就吃上一条新鮮的大鯪花。

（白）哼！我觉着这条魚該我吃嘛！

女：（白）那卖魚錢怎么办哪？

男：呆一会儿我就去交給生产队，

（白）往后說啥也不卖了！哪怕是給我是个金疙瘩！

女：他三人又是說来又是笑，广播里传出小曲《爱社如家》，

不知道老江头这点小毛病改沒改，

到秋后父女胸前可双双挂紅花。

大 哥 大 嫂

(二 人 轉)

合：团团白云半空飘，
座座山梁低又高，
山上林中飞百鸟，
山下良田种禾苗，
清清水流环山绕，
村庄就在山当腰儿。

女：队里生产搞得好，

男：队长名叫张凤彪。

女：张大哥工作劳动样样好，

男：张大嫂一门儿顾家好叨叨。

女：张大哥成天他往队里跑。

男：张大嫂有空就往园子里
瞭。

女：张大哥一说话就是队里的
牛肥马胖庄稼好，

男：张大嫂一开口就是家里的
黄瓜、茄子和辣椒。

女：大哥他若是在炕头倒，

男：大嫂她夹着孩子就奔炕梢
儿。

女：大哥若说吃干饭，

男：大嫂偏把稀粥熬。

女：就因为大哥他总在队里来
落脚儿，

男：有一回大嫂气的手叉腰：

女：象你这样的可真算少，

一天到晚不把家里着，

再这样你就别把家要，

(白)我吓唬吓唬他——

你要不改呀，干脆跟你“打
把刀”！

男：她思想里的毛病可真不
小，

还学会拍打桌子吓唬猫。

家庭里也得讲思想改造，

(白)这个病啊！

我还得慢慢儿给她来治
疗！

女：记下这事咱不表，

男：再说大哥张凤彪。

女：只因为这山区化冻太晚秋

霜来的早，

男：种苞米沒等全熟就把霜遭。

女：张大哥下决心为队里把良种搞，

男：要培育新品种成熟早来产量高。

女：接連着几年虽然失敗但取得經驗可不少，

男：今年要选上一块崗洼都有的砂土包。

女：他早就把家里的园田地相看好，

男：不用再从队里边挑。

女：这时节大雁北飞冰雪刚化好，

男：过谷雨他就把鎬来抄。

女：这几天他咋常往园子里跑，

摸起来大鎬他頂架儿刨。

土粪、黄粪上了个飽，

你看他量量壠头儿，还用绳儿約。

把壠台整个方方正正不大又不小，

手指盖大的石头他都往外挑。

张大嫂一見眉开眼也笑，
乐得我好悬沒蹦高儿：

这真是太阳它从西山冒，
四条腿的蛤蟆长了毛！

我算沒白跟他吵，

八成是他怕我老“耍挠”，
看起来老爷們就得这副药儿，

治不好他这个脾气我都不姓姚！

男：（白）人家不是张大嫂嗎？

女：（白）哎！她娘家姓姚嘛！

男：这一回大哥要上园子，

女：大嫂先摸鎬，

男：大哥要去挑水，

女：大嫂紧忙去拎甬。

这几天隔三差五我还給他煎煎炒炒，

一烧火我先摸大炒勺。

他喜欢吃干的我就把餅烙，

願喝稀的我就給他做面条儿。

男：大哥說葫芦一头儿大来一头儿小，

女：大嫂就說用刀一切就是

瓢。

男：两口子把壠头全“备”好，

女：大嫂她瞅着大哥喜在眉梢：

长壠的咱种上一些大豆角

儿，

短壠的种些茄子白菜和辣椒。

男：大哥一听心里好笑，

家里的活计你真打算的钉帮铁牢。

你哪知搞试验得摸准气候动手早，

(白) 群儿他妈呀，前天我就种上苞米啦！再呆几天都快出苗儿(啦)！

女：听他一说我气又恼，
来不来的就要比我高一招儿。

不能叫你起高调，
你能够种上我就能往外刨。

蔫叭蔫儿的摸起来镐，
气昂昂我就往外蹶。

来到园子停住了脚，
我往地里仔细瞧：
这块苞米种的好，

一坳坳竖看成壠横看也成条儿。

细细的土面上边盖个帽儿，

用手一掘底下土头潮。

我要用镐刨了有点真可惜，

前功尽弃一旦抛。

罢罢罢是了是了就是了，

(白) 家里的老母猪不是刚揣上吗！

嗯！到秋后正好喂我那一群小猪羔儿。

张大嫂想到此转怒为笑，
满肚子怨气儿全都消。

转眼间一场细雨，

男：下的好，

女：几天的功夫，

男：出了苗儿。

张大哥披星戴月贪黑又起早，

手使着锄头仔细锄来轻轻挠。

苞米根上要是有一棵草，
蹲下身子用手薅。

嘴里嚼着饭就往园子里跑，

有功夫就去瞧一瞧。

女：这里来了张大嫂，

群儿他爹苞米地里“猫”着腰，

没走到近前我就知道，

他准是忙着来间苗。

我往他身后一瞅吓了一大跳，

一棵棵大苞米苗子身后搁。

我见此光景火往外冒，

红着脸来竖眉梢：

象你这样的庄稼人可真少，

打着灯笼都难挑！

人家间苗都是留大间小，

谁象你专挑大棵的往下薅！

男：群儿他妈你先不要炸，

且听我慢慢对你学：

种苞米不能晚来也不能太早，

最好是棵棵苗长得都一般高，

倘若是高矮不齐就授不好粉，

净出些大瞎你说多糟糕！

女：你从哪儿得来这些道儿？

男：告诉你，这叫一门科学！

女：（白）啥“磕”学、“碰学”的！

男：你要不信就拉倒，

伸手又把本儿来掏。

你看这上边说的好，

可不是我冒着蒙来愣造“广铖”！

女：呀！那上边有图有字整的巧，

字儿旁边还有一堆堆弯勾刀。

男：（白）别“老赶”啦，那是苞米苗儿！

女：嗯！整的还怪象的呢！

男：（白）这是“父本”，这个叫“母本”。

女：（白）啥？那玩意儿还分公母啊？

男：（白）这话说的，要不怎么能授粉呢！

女：呀！你写的还真不少，

男：（白）这是咱本地的经验，这边的是我从书本儿上边抄。

女：群儿他爹心劲用的可不

小，
家里边种园子他还讲科学。

若这样小日子哪还有个跑儿，

到秋后粮囤儿准得冒高高儿。

队里边分的多来，家里收的更不少，

这才是集体个体一箭双雕。

让他尝着个甜头那就好，
省着他一門老往队里蹀。
想到这里她脸上光剩下笑啦，

回家去取来一对大水管。

打了满满两桶水，

她紧忙就往苞米地里挑。

(白) 我说呀！

这几天雨水下的少，

我挑上它几挑用水浇。

男：我一见她挑水憋不住笑，

你要挑来你就挑。

越多浇水才越好，

咱二人经心细作侍弄这些苞米苗儿。

(白) 群儿他妈呀！

这件事你出力可真不小，
到秋后哇！若是成功了你也有功劳！

女：(白) 啥功劳苦劳的！多打点粮比啥都好哇！

男：(白) 对喽！

女：转眼间几个月过去苞米窜出蓼儿，

男：粉红色苞米缨子随风飘。

大哥他抓住时机授粉工作
做的好，

女：大嫂她也攥住苞米蓼儿轻轻敲。

男：这些天一边干活我还把她来教导，

女：我带听不听的，有时候点头有时候卜愣脑瓜勺。

男：大哥他光侍弄苞米别的秧棵地没伸过一脚，

女：这几天我心里猛然反过来烧儿：

不好不好八成是不好，

他怎么光侍弄苞米不管黄
瓜和辣椒。

听人说他还常找支书去汇报，

不知他这是要的是什么招